

雷焕性 著

川子沟

馬士琦 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川子沟 / 雷焕性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513-0357-6

I. ①川…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2895号

川子沟

作 者 雷焕性

责任编辑 曹 彦

史 婷

书名题字 马士琦

封面画作 王季庆

装帧设计 夏 焕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4.75 印张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357-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序

我认识雷焕性是在“文革清队”驻村期间，他通古博文、能诗善画、文理皆优，这是我敬慕这位小弟的缘由。“文革”后恢复高考，他得中西安交通大学读电子专业，毕业后供职政府机关。

其人不修边幅，不贪“上进”，好饮辄醉。醉后操笔洒墨，丑迹中亦透风流。瞬思口吟，编出诗词歌赋，时不时吐出警世骇俗之语，闻者瞠目。

前几年他已退休在家，一次酌饮闲聊，突发：“我要写书。”我问：“政论？还是小说？”他言：“小说。”我凝视他：“你就像是一部小说。”他却皱一皱眉头：“但写小说要有一定专业技巧，怕失谱。”我说：“人文人文，人是文的创作者。千人千目、百匠百技。写作技巧随人随事而生，不宜‘八股’，不必迷信。不过你要准备吃苦伤脑，毕竟不是你平日酒酣情发即吟几句诗文。”他说：“我腹酿久矣！期盼‘老来生子’。”

时过岁余，一日他电话告我：“老兄，我的拙作初稿歇笔，烦你阅示。”我惊兴：“好啊！辛苦了，总算菜籽出苗了。”

当我细细读完手稿，为焕性这四五十万字的作品而感欣慰。电话中我说：“兄弟，你的大作我已拜读，像是在听故事，而且是在听你讲故事。”那边说：“这就对咧！”随后他精育劳作，三易其稿，经历六载，苗终成茵。他的文采终成华章，自慰收笔。

在一次评品《川子沟》的酒饮席上，他又突发奇言：“老兄，你为此书作序。”我惊噓：“你还没醉呢，把我认成陈忠实还是肖云儒了？”他立马撕了一张稿纸，掏出笔画了个老虎脸谱捂在脸上说：“老兄，你看我像老虎不？”我不屑一顾地说：“醉了，可喝醉了。”他拿开脸谱笑着说：“没醉！我是说带个老虎兽脸子，绝不算是真老虎。我不敢拉大旗作虎皮。此书不求轰动文坛，只盼有过同时代经历的人产生心灵共鸣，世理认同，我已足矣！老兄很了解我，不写也得写，我就要你这没名气的人为这没名气的书作序。”他把我罢住了，再推怕伤了兄弟的心，只得应道：“我先拭拟。”强难之中，我只得将自己读了这部小说的印象和感受写出来，权当代序。

印象：

一、作者以调侃的语言诠释了“老三届”一代中的一个引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许多情节令人发笑引人沉思而不由心酸落泪。

二、作者喜好卖弄文才。其中诗词歌赋、谜语及骈体祭文，顺理成章不显得多余。

三、口语化的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惯读文学性叙事小说的人初读此作有些别扭，然而细读又感觉颇有趣味。

四、作者知识源远，文笔流畅鲜明，各种场面情景、人物相貌仪态、语言各异的对话皆描写得切实。如和尚道士、机关干部、下乡知青、农村妇女、国军、右派、地主分子、农村干部，都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感受：

一、作者在小说中讲述了旧军官爱国，富裕人扶贫济困，农民勤劳善良实诚，下乡知青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抗洪救灾中群体齐心协力舍身救人的奋勇精神。讲述了灾难战火中携手共渡建立的情谊，生活劳动中互帮互衬产生的爱情是那样的真诚执著。反映了人类固有的良心、爱心、同情心、朴实心。

二、作者通过叙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运动”，揭示了社会运动的负面弊端。

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造成群众斗群众的宗派性对峙仇恨。扭曲革命，阻碍生产力发展，给社会带来灾难。时过境迁，又是平反纠错。社会历史总是重复着相似的错误。反省思考，后人应引以为戒，以史为鉴。

三、作者在书中描写了一些人兽通性、鬼神通灵、善恶报应的事情境以揭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赞扬真善美始终是人类的主体，社会发展的主流。警示那些凭借时尚潮流投机得势的搅乱社会、破坏民生的假恶丑们，最终将被先进科学、文明正义的社会浪潮所淹没。

四、作者在故事中揭露了个别掌权者仗势欺人、引发民怨的现象。使人想到中华民族的崛起不是依靠权势征服式的“维稳”，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以民为本，顺民意、解民忧、重民生、聚民力、致民富，依靠政通人和的社会风尚，才能实现强国富民、屹立世界之林的现代化国家。

最后要说，《川子沟》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并非尽善尽美，还有一点玉中瑕疵。但是我想，作者毕竟是返乡知青，初持耒耜，能务作成这一大片黄灿灿的油菜田，随风起波浪，蜜蜂群欢舞，也是很诱人眼馋的。

罗忠义

二〇一二年八月

开篇追源

石头缝缝渗出的水、冒水泉冒出的水、山坡坡的消雪水、雨水，这些出身不同的水都全部注入了一条沟峪，曲折盘亘从终南山流出来。水流或缓或急，流到了一个形如放倒的盛油灌醋的陶瓶的沟峪，陕西人把这陶瓶俗称为“川子”，故称此沟为川子沟。

沟的左岸是神刀鬼斧劈雕的巉岩峭壁，多见湍流飞瀑。右边沟坡较缓，覆盖着茂林修竹。那些湍流飞瀑跌落到沟底，汇入沟底的小河。这小河常年清流不断，出沟走向西北，流入由终南山奔出的另一股大水，人称汉水河。这汉水河绕瓮城县城南、西半周流向了渭河。

这瓮城县也称瓮洲，是离古长安最近的一个县城，脚底下麻利的人从瓮城到长安城中心钟楼跟前，一天就能打个来回。

在这川子沟右侧平缓的沟沿上，疏密有致地住着百十来户人家，大都姓许。也有一些其他小姓人家。这些人们的祖上何时何因在此落脚，已无史可考了。

许姓人家原本是一个祖宗，年深日久，支脉相互渐远，穷富差距愈来愈大。

他们这些许姓人中有些好究深勾陈的人，常爱絮叨那部分是长门、二门、三门……之类老话。

川子沟人公认的文墨最深的人许冶长也常对人讲自家是这族长门。长门人代代都重视文墨经史，他常指着沟底小河中那串砬石说：“这儿就是长门修的那座石桥的老地方。老人传说这桥在前清咸丰年间被山洪冲垮了，因没有重建使得长门后来人丁不旺，日子也走了下坡路。”他也曾动过再建那个桥的念头，但终究没有如愿。如今人们只有踏着那串砬石才能到对岸的沙滩去。

虽然长门的日子走了下坡路，仍还是较富裕的。坡上有林木，沟坡有竹园，坡下有良田。

尤其是沟口让庄稼人都眼馋的那一片子金盆盆儿地，每年出产不少。日子过得囊哉着呢！

传至许治长祖辈、父辈衰像大显，除人丁不旺的原因外，还有子弟不善料理经济，读书又未进取仕途，靠卖山林、割地过日子。

传至许治长手上更不好说了，他只知道读章索句、诗文交友、不问稼穡，连功名都懒得去取，忘却了“耕读传家”的祖训，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家父严逼下也去赴场，结果也没捞到一个秀才的头衔，可交了许多朋友，长了许多见识。

清末反正时，乡村人还留恋皇上钦赐的辫子，他就剪掉那个劳什子，留了个像如今妇女所留的剪发头，也算是个“革命者”，但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许多文友打趣说：“前清残余”，乡党打趣他：“洋鬼子，洋人出洋相。”他不急不恼。在文墨见识上村里人还是尊重佩服他的。但在家业银钱方面就远不及三门的许治积了。

人家许治积爷父、兄弟六七个，人人都精于计算，懂得“反正”了富人还是富人，穷人依然是穷人的道理。人家烈火喷油的日子美得很。“人添精神马上膘，伙计出来打呼哨”，这是乡党言说口写人家上坡日子的景象。

许治长沟口的金盆盆儿地踢得剩不多了，但长工还得雇，牛马大车还得有，这庄稼还得做嘛！其他阔气就要不得了。

他没像人家许治积弟兄几个都办了“小”，只有被他人前称为“拙荆”一人。给他生了一个闺女，两个儿子。闺女及笄之年，因他受激进文友的影响，当初反对子女缠足，而后虽出脱得貌若鲜花、身如玉树，但富室宦族都不来问津，他便把女儿许配给坡下王庄一个穷文友的儿子，了却了一桩心事。

他把将来日子过上去的希望全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大儿子许元丰倒也能在人前说嘴，生得一表人才堪称卓然美少年，读书专著，人见人夸。二儿子却相貌痴痴儿，四五岁还不会叫妈喊爸，是个哇哇乱叫的哑巴。他觉得自己前世恶业太重，这是果报，于是便开始吃斋念佛，教几个蒙童读书度日。

他常存慈悲之心，曾救助收留了因病生命垂危的母女二人。那女人病好之后，硬要把女儿留下给他的哑巴儿子做童养媳，便独自走了，他不接受也由不得他了。

大儿子跟许治长读了几年私塾，想见大世面，许治长慨然应允。这是一大笔开销他不得不又踢了几亩地。许治积是他族里最有资格置地的主儿。当然就顺顺当当地得手了。

许元丰在省城读书学业也算优秀，见识也有长进，就是几年城里的书把他心给读野咧。和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搅到一起，宣传这主义，那思想。上街游行，张贴乱七八糟的标语，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把他列入了抓捕的名单中。有人给他透了风，让他躲起来。躲身何处，许治长大为作难了。

许治长一位文友秦儒翔在汉水河边的周庄小学教书，学东周奉琪为人厚道，新旧兼容，便由秦儒翔举荐许元丰到那里教书混身子。

周奉琪家的日子也算殷实，在汉水河边也算得上数着的财东。周庄周围的田地都归他家所有。由伙计老二、牛三常年料理。父母妻儿老小都住在乡下，省城的京货铺、山货庄由他和大儿子汉英管理，父子都是循规蹈矩的生意人，二儿子汉旭在省城读书，经常有出格的言行，叫他大为不放心。

许元丰到那里落脚教书，对“束脩”钱粮并不计较，周奉琪认为他仅是为了躲壮丁而来。

此时他把名字改为秦山，人前人后秦儒翔老先生都说：他是自己的侄儿，是他把侄儿引荐到这里来，在这兵荒马乱的时月混口饭吃的。

周汉旭和秦山都处在血气方刚、目空一切、激扬文字的年岁，周汉旭学闲回乡，他们常在一搭发些当局闻之该砍头的议论。老先生大声咳嗽示警，他们便立即噤声，然而不多久又高谈阔论开了。秦儒翔严训：“你俩是一对气味相投的毛头驹驹子，知道个啥？要从严管住自己的嘴，祸从口出！”他俩又立即噤声。这让在一旁听到正热闹处的周奉琪的碎女子臭女

儿，对这老没神的老秦先生大为反感。

民国二十七年岁次戊寅农历五月初六，离芒种只差几天了，搭镰割麦即在眼皮底下。将要一心投入夏忙中的庄稼人，得先把该做的忙前预备活做完。女人们忙着洗那些该洗的衣裳、缝补装粮食的口袋。男人们忙着收拾杈把扫帚簸箕斗，省得在大忙时节捞起杈把摸不着扫帚。

今天，周奉琪的碎女子臭女最高兴了。结婚多年没开怀儿的大嫂子前月添了喜，是个白胖白胖的小子。今天是小侄儿的满月，又是爷爷七十大寿日，爸跟大哥都从省城赶回来了，在家摆了酒席，请了好多客人，热闹到了下午客人才散。二哥虽没回来，却让大哥给那个小秦先生捎了两本书，让她明天上学交给他。没想到今天请客，学校老小两个秦先生都应邀来了。这是她少见的，每次家里请客，那个小秦先生都不太来的。

席散送客时，大哥拿出了那两本书交给小秦先生说：“把这两本汉旭给你捎的书带着，省得明天再让臭女上学时给你捎了。”小秦先生笑着说：“叫女生的小名她会不高兴的，该叫汉婉。”汉婉剜了大哥一眼，把头低下了。她并不恼大哥，是因为她看到了平时脸老挺得平平的，像谁要借他的年麦一样的小秦先生也会笑，和所有人一样是个会笑的动物。

更有一件大事让汉婉兴奋，爷爷当着许多客人说：“等臭女在村上念完初小，也把她送到省城念高小，女娃念书见世面也是好事嘛。”一想到将来进省城读书她便高兴得坐不住了。

下午，太阳离西山还老高，客人散尽，汉婉就喜得兴得在家里待不住了，便提了一笼家人脱下要换洗的衣裳到河边去洗。

碎女子周汉婉骑坐在半截伸到河水里的大石头上，裤腿挽过膝盖，白脚片子踏在清亮亮的水中。衫袖挽过肘弯，细长的白萝卜胳膊上下挥动，棒槌抡得生欢，银镯子磕碰在石头上叮当作响。

初夏向晚，绚丽的晚霞预告人们明天又是一个好晴天。“算黄算割”的絮絮叨叨声，白鹭的啁啾声，棒槌的叮叮咣咣声，银镯子磕碰石头的当啷声……声声入耳。这河滩此时声韵十足。

“吱吱扭扭”的水担勾子磨着桶梁的响声从汉婉身后由远而近地来了。她知道是小秦先生来担水的。知道害羞的汉婉，觉得有些耳热心跳，急忙低下头，专心一意地洗衣，棒槌抡得更欢，更带劲，叮叮咣咣的声音更响亮。

在小秦先生面前汉婉不知咋归道的老觉得该表现出羞羞答答才是对的。他那浓眉下突起的眉棱骨，高直的鼻梁，厚唇阔嘴，黑白分明的眼睛，让人有几分害怕。他在课堂讲起民族尊严时慷慨激昂又是那样攫人神魂，给人一种精神振奋的力量。如果一天见不到他，听不到他的讲课声她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毛焦。是她奇了还是他怪了，汉婉实在弄不清。

她机械地揉搓着衣裳，本能地挥舞着棒槌想着心事：要是我过一向到省城去念上几年书，回来后小秦先生兴许娶了媳妇，娶媳妇谁也挡不住，可娶谁都娶不了，也娶不了麦萍，改改也不行，苟且提不上串儿，疯张倒势的酸杏儿更不行……她把自己知道的女娃一个个都否定了，那他该娶谁？她也说不清。

突然，西边天空几只巨大的老鹰，伴随着轰轰的响声飞来。汉婉还没顾得抬头，秦山已经撇掉了水担水桶，大喊大叫：“飞机！鬼子的飞机！”向河边的汉婉奔去。

当汉婉仰头正好奇地向空中看去的当儿，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同时在离她不远的汉水河上游激起一股冲天的水柱。秦山也一步急跨到她身边，一把把她拉离河岸，按倒在沙滩，她才意识到危险突然袭来。

接着麦田那边也出现了几声巨响，马上要吃到嘴里的麦子在火海中咯哩咯吧地爆响，飞蹦的麦粒打在汉婉脸上，打在她挽着袖子、裤腿裸露的胳膊、腿上，火辣辣的疼痛。

村子方向又传来几声同样的巨响，汉婉才明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鬼子撂炸弹呢！也知觉出村里的人很危险，自己的家人很危险。

她挣脱秦山抓着她胳膊的手，精脚片子踏在一片刺荆苟上朝村子跑去。秦山又一把将她按倒：她哭喊着、挣扎着口中乱骂着：“狗日的，放开我！丢手……”秦山好像没听到她的哭喊叫骂，仍然死死地抓住她不松手。她急了，一口咬住他的胳膊，他忍着疼痛，还是死死地按着她不放手。

就在此刻，离他俩不远的前面，一声猛烈的巨响，一股土柱冲天，落下沙土几乎把他俩全埋了。秦山抓着汉婉一滚，抖去身上的沙土略一抬头，就看到那落炸弹的地方，显出了涝池大的一个大坑。

村子那边，轰轰嗡嗡的敌机低空盘旋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天地。在暂短的爆炸声间歇中可以听到隐约的人喊、犬吠、牛叫、娃哭和骡马的嘶鸣声，接着又被一阵剧烈的轰炸，还夹杂着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淹没了。

一场灭绝人性的杀戮迅速完成后，仇视人类的恶鹰飞走了，是那样从容不迫、大摇大摆地飞走了。飞得很低，连机上驾机的四脚野兽在地面上的人都能看到。秦山对飞过头顶的敌机撇去一颗石头，大骂：“狗日的！太嚣张了，总有一天我会把狗日的一个一个打下来！”

麦田里到处是火与西边的晚霞连成一片。渠岸上，田地边刚才还是碧绿的杨柳已成为一个个冒着烟的黑桩桩子。

汉婉见秦山不再按住她了，便拾身朝村子跑去。秦山飞快回身到河边，寻到了她的鞋子，折身跑到她身边，把鞋子扔到她脚前，让她穿上，然后拽着她朝村里跑去。

村里，赖以辨别方向的标志全被炸毁，一时北南西东分辨不出。汉婉凭感觉朝自家门楼冲去，尖锐凄惨地哭喊：“妈！妈！爸！”

“爸！爸也！爷！爷！奶奶！哥！嫂！大嫂……”只有哧哧的椽子冒烟声，檩条上火苗呼呼的上窜声，屋梁垮塌落地声，破瓦焦砖坠落打在断椽断檩上的嘎咚声向她回应。

屋顶屋壁多半倒塌，几处房屋的山墙仍在苦撑着。门楼倒塌得只剩下多半人高的烂砖墩子。墙角下一只仅存微息的黑狗低声“吱儿吱儿”的呻吟。似乎对下一世轮回为人的希望并不感兴趣，依然留恋这个灾难层出不穷的世界。

他俩从这个倒塌的房子跑到那个着火的草房跟前，从这堆倒塌的墙土边跑到那堆墙土旁，没见一个活人。又失急燎忙折回汉婉家门楼塌了的砖砾堆前，越过破砖烂砾堆子，汉婉认定那堆砖头瓦块是门厅，那堆是厦房，那堆是门房……她一边哭叫，一边用手刨着那发烫的砖头瓦块。秦山站着，紧咬嘴唇，紧攥拳头一动不动。他知道凭汉婉，就是搭上自己刨到年底也刨不到地面。

他又硬拉起汉婉，跑向别处找能说话的活人。在马房的塌墙下，一个尸体露着半个脸，露在土堆外的手紧攥着牛缰绳，离他三四尺处一头被土墙塌倒的花背子犍牛露出了一段脊梁杆子。汉婉就着火光认出这是伙计老二，在抢拽牛时被房土塌死的。

从村东奔到村西，从村西跑到村东，仅在村东头住着草房的十来户穷人家的院落见到了一些尸体，有的头枕着房檐台，有的怀里搂着小孩，有的被烧得变了形，有的被墙土塌着光露出两条腿……

那个草房被烧成灰烬的院落里，突然从冒烟的树杈上扑棱飞下两只鸡来，公母难辨，是劫后两只余生的活物。

汉婉已经哭喊得不会哭喊了，秦山狂呼得不会狂呼了。直到天微蒙发亮时，秦山似想起什么大事，大喊：“糊涂！”拔腿朝东头麦场边的学房奔去。汉婉也紧跟着他朝那里跑。

场边两年前才盖的五间学房，全被炸毁。倒塌的房屋墙角下，一息尚存的老秦先生斜躺在那里，还有一丝微弱的呻吟声。秦山扑过去，鼓足了吃奶的劲儿，在汉婉的帮助下，推翻了压在他腿胯上的那块大墙土。秦山半跪着把他扶抱在怀里高呼：“先生！先生！叔也！啊，叔呀！……”

时昏时醒的秦儒翔想睁开双眼，但只有左眼能睁开一道缝缝儿，右眼早被淌出的血所凝

结的紫黑色血块堵住了眼眶，睁不开了。他凭气息断定秦山和汉婉在自己的身边。

“孩子啊……国之不存，家……亦不保……老朽……日后见……令……尊说，儒翔对……不住……抗倭保国……”

秦山一次又一次呼叫：“先生，叔啊，叔！醒醒，撑住！娃来背你！”秦儒翔和一般垂死的人一样，努力说完了要说的话，把头一垂放心地走了。

他俩此时顾不得掩埋别的尸体，也没有这个能力，仅以墙土掩埋了老秦先生，认认真真地对着那堆墙土磕了三个响头。汉婉挥泪起身四顾，满目凄然，望着秦山说：“秦先生！哥也，你领我去打小日本，我要报仇！杀了那些撂炸弹的狗日的！”

多亏了周汉旭捎给秦山两本书中夹了那份前天的《西京日报》上的一则消息：一支抗日队伍正由西安出发，开往潼关，途径临潼、渭南……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投军，直赴抗倭火线。他当时读了就很激动，同时萌生了要去投军的念头。想在近日把自己的想法告知秦儒翔先生，然后追赶这支队伍。追不上队头，总会赶上队尾。而今要寻求抗倭救国之路，只有去追赶这支队伍了。

十七八岁的小伙秦山领着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茫茫然地踏上了东奔潼关之路。仇恨给了他俩全身的力量，竟然吃喝不备地上路了。

熟田禾的时月，日头又硬又毒。一前一后，汉婉紧跟着秦山，秦山一声不吭迈着大步勇往直前，汉婉一步不落地紧跟在后。土路上厚厚的那层趟土细得像面粉一样，他俩像两头牛犊在面窖里奔走。

汉婉穿着尖端绣着一朵金黄色菊花的青缎鞋的脚变成了灰黄的牛蹄子。汗水把扑在脸上的尘土冲出了一道一道的渠渠儿，像蚯蚓翻耕在泥地上留下形奇状怪的犁沟。辫子上的辮头绳早丢了，头发散乱成一把麦秸。紧闭着弓儿嘴，蹙着菊瓣眉，迈着牛蹄子似的双脚，恨不得一步跨上前线，杀死那些鬼子为亲人报仇，给自家解恨。虽落魄如此，仍然不失小姑娘的美丽。

“秦先生，哥！”汉婉这么叫了一声，秦山回头说：“是不是走不动了，想歇不？”“能走动，不歇。”她舔了舔发干嘴唇说。俩人再都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赶路。

正当农人吃罢午饭该歇晌的时候，二人又饥又渴。汉婉觉得实在累得不行，一张口喘气，趟土呛在嘴里，闭口防止趟土呛嘴，又不得不喘气。口渴得难受极了，嘴里连一星唾沫都没有。眼冒金星，只想栽倒。她赶紧扶住路旁的小树，嘴半张着，像一条垂死的鱼儿顺着树身溜倒了。

听到噗的一声，秦山回头一看，她已跌坐在树下的趟土窝里。性硬的碎女子还挣扎着身子朝起拾，还没拾起又倒下了。

秦山赶紧把她连带抱地扶到路边的一棵苦楝豆树下阴凉处，靠住树身坐好。抬头望着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官路两边。他心里立马明白，从昨天黄昏到现在水米没搭牙，自己都撑不住了，这碎女子咋能受得了呢？

“汉婉，你先坐下歇一阵子，我去跟前村子寻点吃的喝的。我身上还有一个现洋。”汉婉也不言语，抹下了自己一只银镯子朝他手上递来，他挡了回去。

当秦山转身要走的当儿，两个尼姑从不远的枳子树丛后转出来，顺着踏得白光白光的小路朝官路走来。秦山有了主意：先向他们打问离这儿最近的村庄的路径。便迎着两个尼姑走去。

两个尼姑得知他要去附近的村庄找点吃喝，便快步先走到汉婉跟前，年长者把一个盛水葫芦递给汉婉，让她先喝上几口。又对那小尼姑说：“把刚才化的斋饭给她吃，人是渴得饿得昏了。”

秦山打量二尼，一个四十上下，一个二十许，秦山不失礼节向前施礼：“敢问师太，何

寺何庵修行，法号怎称？日后报答知门。”年长者合掌：“阿弥陀佛，贫尼法号‘赴难’，师弟‘如归’。小庵不远，名不见经传，门无额匾，人称‘三柏庵’门前有三棵柏树。二位施主，何处来，欲往何处去。”

秦山简要地说出了他俩的遭遇和打算。赴难尼姑说：“你俩这么胡跑乱找不行，先到小庵歇脚，贫尼帮你俩了此心愿。”

秦山猛然想起“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诗句，便认定这是个好兆头，欣然和汉婉随着二位尼姑去了三柏庵。

如归尼姑引荐汉婉进了中条山抗战的“雪花”剧团，秦山进了中条山战地教导队受训。

秦山受训期满，请缨奔赴火线，在三十八军某部下属连队当了个班长。汉婉在雪花剧团待了一年之后，报仇心切，坚决要求到战地医院救护队去，上司不批准，她又是痛陈全家遭遇，又是写血书，缠得上司没法，只得把她调到战地救护队去了。

他俩都参加过中条保卫战，汧水、蒙阳血战等百十次大小战役。

秦山是读书的人，又受过严格的强化训练，不仅作战勇敢，机智灵活，领悟上级的战略战术快而准，临阵应变发挥得当，很受上司赏识。一步步由班长、排长升为营长。他带兵打仗身先士卒，也学共产党军队那样：官兵一致、爱护百姓，经常对军官、士兵进行忠勇仁义的训教。他带的这个营成为了一个能打硬仗的钢铁营，被团、师乃至三十八军长官器重。

周汉婉更是个报仇不顾命的主儿，在弹雨火网中背回过负伤的连长，救过一位生命垂危的副营长，给众多的士兵包伤，还给伤员输过血。上司经常表彰她，也记过十来次功，雪花剧团还把她的事迹编成戏剧演出。

她在雪花剧团认识的方怡庵，和她情同姐妹。有人警告她，不可跟那个人走得太近，那人可能是那边的人。她很奇怪，把这事当笑话给方怡庵说：“打日本鬼子还分啥这边那边？”方怡庵只是不以为然地笑笑。

没多久方来找她，把一支钢笔和一个不值钱的玉坠送给了她，说了声：“姐妹一场，留个作念儿，说不来那天我捐躯了，给你没留个啥啥，你都把我忘了。”她说：“你咋能说这话？”方又是笑笑走了。

抗战即将胜利，三十八军易将，张耀明接任军长之后军部特科一个调查组还把汉婉叫去指责她给方透风让方才逃回了那边。她知道方在三十八军“洗共”前就安然回去了，也就放心了。

审查中她一口咬定，将要开展“洗共”是特科绝密，自己一个普通的救护队员咋能知道，还不是你们特科走了风她才走的。特科调查组的人虽然理屈但仍不松口地纠缠着说：“看来不用点小刑，你不会说实话，说！这里边还有谁是共谋？”

“咣”特科审查室门被一脚蹬开，秦山和护兵李长风各提两把二十响手枪闯进门来，机头大张，吼声震天：“凭啥把我的乡党、我的表妹带到这儿来？这是个啥地方？啊！”调查组一个人操着一口南方话：“沙西龙外勿讲理，沙西龙外勿讲理！（陕西愣娃不讲理）”李长风一步上前就给了那人两个响亮的批子：“操你奶！”秦山立即抓起桌上的电话：“接军部！”

没过一会，军部一个参谋来了，对特科审查组的人喊：“放人！”秦山气哼哼地和李长风领着汉婉走了！

军部参谋对那几个审查的人说：“‘洗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像这么操之过急，逼出哗变谁的责任？这不是对付一帮子文员政要，这都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军人！张军长刚到任最怕出乱子，私下骂他的人也有，他听到都忍了，劝你暂时先稳着别明来，暗中调查也一样嘛。”

秦山能及时赶到还多亏陕西灞桥乡党孙排长，他几费周折找到秦营长，请他看乡党面上去军部求情解救汉沔县的小周。孙排长出语粗鲁：“战场上陕西乡党死的在队伍里还剩几个？张耀明再不认乡党，他是个臊子！”秦山说：“少说话，你醉咧！”

解救出汉婉，秦山不让她再回救护队，设法把她调到到自己营里当卫生员。

过了没多久，张耀明将军几经运作，把秦山升了个副团长。实际上是夺了他的兵权。秦山心里明白，并非是因为他粗陋地闯入特科调查组的办公室，张耀明在心里就看不惯特科那些腰挎尚方宝剑的家伙，根本原因是从他带兵作风、作战勇谋等多方面疑心他有亲共之嫌。

民国三十四年，岁次己酉，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

秦山觉得在这个部队再干下去实在太乏味，不想受那些窝囊气，又十分思念家乡年迈的父母、不如人的哑弟和川子沟的大片竹林、沟底小河里那串砬石，便以老父病笃为由告假回乡。正好跟委员长的以孝治国、治党、治军的思想投合了，张耀明军长更希望他这号军官在自己麾下越少越好，甚至回乡再别来了更好。张军长能看出，以前他对日作战很英勇肯卖命，至于以后就难料了，或许还会反目成仇。于是慨然批准了他的告假，还把他叫到军部，额外送他一百个大洋，讲了许多孝字当先的道理，把他送到军部门外。

汉婉自从被审查之后，早也对从军心灰意冷，秦山要回乡探亲正合了她意。她早在心里有了秦山走到哪里跟到哪儿的打算，于是秦山征求她意见时她便调皮地用陕西儿歌回答：“一搭来，一搭去，谁不要谁死他姨……”

护兵李长风，原是秦山从鬼子刀下救出的大半桩孩子，后来跟着他出生入死，又经精心培植，枪法格斗样样精通，成了他的贴身护兵，死活要跟他到底。

于是他仨一路，秦山骑着一匹大青马，给汉婉挑了一头栗色骡子骑着，长风骑着一头灰色骡子朝瓮州县进发了。

他们有健壮的脚步、充足的银元、显耀的身份，走州过县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一路上见到血沃的土地，庄稼茁壮茂盛，苞谷紫黑色的缨须挂在棒子尖梢，谷穗是有一尺多长，芝麻密密实实挤在田里，籽角很繁。秦山兴奋地想：川子沟口、汉水河边庄稼长得比这儿更美，更壮实。回到汉水河边，咱汉婉是哭哩还是笑哩，很可能是哭一阵子，笑一阵子，笑一阵子，哭一阵子……

他仨从河津渡口过了河，进入了陕西境内，一下子就有了到家的感觉。

三人行到一个叫瓦头岗的地方，那里土岗起伏，杂树茂密。李长风拔出腰间的二十响，打开了机关。这是一个贴身护兵应有的一种正常的反应。

果然他们在那官路跟一条沟的相交之处，遇到了二三十个似兵似匪的人，押着五花大绑的一女一男，走向官路。

“唷！”汉婉勒住骡子，秦山也勒马直立，汉婉对旁边的秦山说：“那女的似我的姐妹方怡庵。”秦山没有吭声。

“哪部分的？”李长风厉声喝道。

见到他仨一身国军戎装肩膀所佩的星星花花。一个貌似头儿的人跨前一步：“韩城保安团二营三连一排副排长，听官长训示！”

“捆着的是什么人？”秦山板着脸问。

“共军的探子，刚才抓住的！”那个副排长答。

“小李！带回团部，本团要亲审！”

那个排长面有难色说：“官长，是不是先押到保安团，官长到那里审问？”

“放屁！正规军团长还要去拜你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吗？”李长风呼喊着。

秦山和蔼地说：“为了党国兄弟们辛苦了，本应登门拜访地方官长。仅因身有急务。我随身带大洋数百，是军部特令我来奖赏防共扫共有功的兄弟们的，二十个奖给排长，三十个散给兄弟们，拿本团的名职也可交差了。”

一个貌似也算头目的人立即喊：“兄弟们，官长说的话对着么？”“对！对得很！”那个

副排长一见众愿所归，只得说：“凭官长安顿，服从命令。”

那群似兵似匪的人，拿到了银元，丢下了那两个被捆的人走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分散银元或者统一口径，圆谎来瞒上司去了。

汉婉跳下了骡子，先解开了方怡庵的绑绳，李长风也解开了那男人的绑绳。

“快走！快走吧！”汉婉没来得及跟方怡庵细话阔别，就推了她一下，让她快走。

那男人向秦山欠了欠身说：“谢谢！后会有期！”秦山铁青着脸说：“走吧！我是国军，共军的仇家！”

那两个人顺路紧跑了一二百步，顺一条小道上了土岗子。汉婉影影绰绰地看见，那里竟有二三十个武装齐备的农人正在接应他们。

“就是我们不解救他俩，他们的人也会在合适的地方解救他们的！”汉婉说。

“舍了银钱，免了流血，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秦山嘿嘿笑着。

国民党、共产党，一个是取立党为国为民之意，一个是财产共享之意，似乎都不是为自个儿的荣华富贵着想。都是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大众而奋斗，克己而行，到底谁的正确呢？为什么两个正确的东西就水火不相容呢？走中庸之道或者更正确，那么这中庸之道又该咋走？我是许元丰也罢秦山也罢始终不可贪财，心存正义，善待下属，拔苦救难，不跟共产党开火，不背叛国军可算是中庸了吧……秦山经过这许多风风雨雨，而今坐在马背上神驰意游地胡思乱想着。

“营座！快看！”秦山的思绪被打断了，他“唷”了一声勒住了坐骑，顺着长风指的方向看去。三个尼姑追赶两个道姑，从那边土坡上赶下来了。两个道姑，一个年长，一个尚很幼小。

那些尼姑出手狠毒，刀法大类战场上所见的东洋刀法。秦山大喝：“住手！快住手！”那几个尼姑无视他的喝骂，小道姑臂上被扫了一刀。年长的护着年幼的且战且退，剑法精熟奥妙，三尼未占上风。年长的道姑喝命年幼者快逃，小道姑大有不忍独自逃生之意。

年长道姑不敢恋战，抓着小道姑腾空飞起数丈之远，几腾几跃眼看着就要逃脱了。一尼姑拔出短枪射击，年长者腿臂各中一弹，腾跃之力大减。三尼同时跃到两道姑身边，举刀就劈，年长者头一偏，一只膀子齐刷刷被砍掉了。幼者一闪，半个发髻被削。当三尼再次举刀落下时，李长风手快“叭！”一声将一尼的洋刀打飞，秦山也嗒嗒嗒几粒子弹击中其他两尼手背手腕。汉婉飞骑上前一把将小道姑拉上了骡背，飞骑而去。三尼各捂伤口钻进了酸枣丛中。李长风高喊：“出来！缴枪不杀！出来！”

树丛后竟向外开枪射击。毕竟他俩是久经沙场的人，滚身下马，利用地形地物，三爬两滚，利用远射程的长枪把两个刚露头的击毙了。其中一个落荒而逃。

“她们是土匪？”秦山和李长风走到还没断气的道姑跟前问。道姑口齿不清地说：“不……是，是夺秘籍……”“什么秘籍？”李长风问。道姑已不能言语，以指指了指远处坐在汉婉身前骡背上的小道姑，便绝气了。

“走！去看看那具尸体，能不能看出他们是何方妖孽？”秦山对长风说。

他俩来到树丛旁，李长风抹开一具尸体的袖子，秦山一看到那臂上绣着个红圈，中间绣着一只黑色狐狸，便说：“这大概是传说中黑田梅子训出的黑狐间谍，专门搜集夺取中华各类文化、艺术、武学瑰宝的。黑田这骚娘们死了，不知又归谁指挥？看来日本还没彻底投降！”“营长就是知道得多。”李长风说。

汉婉转身带着小道姑来到那死去的道姑跟前，呼喊他俩也聚拢过来，帮着小道姑掩埋了师父。汉婉问：“小妹妹，你今后有啥打算？”小道姑只是哭，一个劲地扒在坟头叨念：“无量天尊……”他们都不知何意。

“现在你无依无靠，如果愿意跟我们，我保证有你的饭吃。”那小道姑仍然是“无量天

尊”地念个不停。

“如果不愿意跟我们走，就自作打算，我们还得赶路呢！”汉婉这么问过说过转身欲走，小道姑跪倒在她的脚下，抱住了她的腿哭着：“无量天尊，我跟无量天尊走……”

四人三骑又匆匆上路了。

回到川子沟，秦山便不再当秦山了，又是许家长门嫡子许元丰了。他早就打算不再回队伍中看人的眉高眼低。汉婉在汉水河边洗衣裳时心里就隐隐地产生了“秦山谁都不该娶”的念头，如今更认为：秦山、汉婉从名字上都应该是一对。元丰的老父又是那样慈祥，母亲那么善良，他的哑弟诚实，那个已与哑巴成婚的童养媳二姐娃既勤快又懂事，自己不留到这儿又往哪里去呢？

再说，经过多方打听，二哥在家遭劫难之后，在京货铺管账的王先生的帮助下，草草地料理了死难亲人及村人的后事。把省城的京货铺、山货栈盘给了别人，带着银元和几个朋友去了延安。而今国军又要跟延安开火，好姐妹方怡庵也在那边。现在自己回那个整过、审查过自己的队伍，是想挨整还是想挨刀呢？还是想对咱的亲人、好姐妹开火？而今她巴不得他不再当“秦山”永远留下来。

一次她帮二姐娃在厨房做饭，二姐娃笑着说：“我看你人这么好，给谁当个嫂子都是兄弟媳妇的福气。”她被二姐娃的直率逗笑了：“就怕没人见得咱。”二姐娃说：“谁见不得你谁就是瓜子。”说毕两个人相对咯咯咯地笑了。

一天，许治长把元丰叫到上房说：“武死战，文死谏，文官装傻不语可以，武将不战不行。抗战是日本人打进国门，咱将灭国灭种，不打他不行，死亦得其所也，而今还吃那个粮干啥？”许元丰听了父亲半文半白的训辞说：“我早就不打算再去那个队伍咧，读书种地照样吃饭，只是那个小护兵，我已写了封荐书，让他去投靠高营长，他死活不走，要赶他走，他说：就上山当土匪，枪法还行，把我气得只想搥他两耳光。”许治长说：“娃实心不走，留下就留下，咱几十亩地还养活不了个他？大不了日后给他娶个媳妇，盖点房，割几亩让他过活去。那个叫谢玉的小道姑，已经愿意先脱了道袍，换上你姐那身小时候穿过的衣裳，棉花一卖再做新的。日后她想还俗咱就把她嫁出去，想继续当道姑，就由她吧。只是娃如今太小了，暂时让她住下，甭难为娃。那个你叫汉婉的女军官，你妈叫二姐娃透话问过，人家愿意跟你过日子。日后你俩都先脱了这身虎皮，当个本本顺顺的庄稼人。你爸这人一生没大能耐仅知修德。二姐娃她妈说让她给哑巴当童养媳，咱一直把她当女儿待，她大了我还托人打算把她给个健全人，她坚决要跟哑巴，她说哑巴心灵，知道疼人，跟别人生家生事的她过不惯，我才给他俩把婚事办了。修德，不在人危中困中取事，记着。”

许元丰对父亲这长篇细行的安排，很满意。心想：知子莫如父，老人这些安排正说到自己的心里去了。

那天晚上，汉婉发现和她同住在一个小厦房的小谢玉脱衣裳十分困难，感到自个太大意了，一路这许多日子咋就没查看她的臂伤。现在一看大惊。那小臂肿得跟迫击炮弹差不多。伤口虽结痂，内部肌肉、骨膜已经感染。凭她的经验，不截掉这条胳膊怕命都难保。自己随身带的救护药箱里仅有些绷带、碘酒、消炎粉，最好的药是几支盘尼西林，总之凭她的医术和条件对付这种伤势是十分困难的。只能跟许元丰商量，送人到“战地医院”做截肢手术。

元丰一听，把脚一弹说：“这还了得，娃正活人呢，锯掉一条胳膊咋活呢！”谢玉一听，“哇”的一声哭了说：“锯了胳膊，还不如死了，活啥呢！”尽管汉婉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先到医院再说，说不定人家觉得不截能成，那不是最好么！”谢玉仍然哭得寻死觅活地不去医院。

老爷子知道后，让二姐娃把元丰叫到上房说了好大一会子，元丰才转到她俩住的小厦房对汉婉说：“老人家的主意，先请外科先生看看，不行再走下一步。”汉婉说：“那就试试。”

谢玉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

当即元丰背上捎马，骑着那匹栗色骡子，拿着许治长的名帖把杏树坡的伍先生请来了。

伍先生幼时和许治长同塾读书，后承袭祖业专治外科，许治长一直和他过从甚密。

伍先生到了许家，茶没喝一口，便给谢玉诊脉，又用探针探了一下，一句话没说就出了小厦房走到上房。

许治长招呼他坐下，二姐娃很有眼色，立即跟了进来给伍先生斟了一杯茶，双手递给先生说：“先生叔，喝茶。”就退了出去。

先生抿了一口茶后，捻着胡须说：“小姑娘是有来历的，练家。”许治长微笑着说：“不瞒贤弟，她是犬子元丰不才在回乡的路上救的一个小道姑。”伍先生说：“着，着，着，伤已用过练家之药，暂不会伤及脏腑，我已用探针探过，骨头有些妨碍。”许治长说：“妨碍到何地步，请直言。”伍先生说：“不大，会不会留下残疾，就看医家的手段和医缘了。”说着从文匣中拿出了墨盒、笔和方笺，提笔开出：

黄芪九钱 人参一钱 汉三七三钱 血竭三钱 云苓三钱 柴胡醋炙二钱 肉桂三钱 生姜去皮三钱 王不留三钱 当归三钱 豹骨三钱 米醋引子

日两副，早晚分服共六副。

许治长看了不语，似有疑问。伍先生笑着说：“老兄莫疑，这黄芪大有补中气，托内排脓之用，三七、血竭、当归活血化瘀之用，豹骨补骨，是骨科常用之药，也没啥特别的，其他都是些调和营卫之药，生姜、柴胡泄外之剂，这是泄外补内之方，内充盈，外邪泻，营卫调合方好实行手段。”许治长点头称是。

谢玉服了伍先生的六副药后，自感精神倍爽，只觉疼痛略有加剧。伍先生认为这正是药力增进内补外泄的作用，正是施行手段的时候了。

他给谢玉施行了华元化刮骨之术，先除去腐肉，刮掉被带毒的刀因毒所蚀的黑骨表层，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幸亏谢玉自小习武，能忍住剧烈的疼痛。

也许伍先生故弄玄虚，竟要精壮男子的鲜血来和他的“白骨生肉散”敷在骨头上。略懂现代医学的汉婉说：“这得讲究血型吧！”伍先生反问：“血型？血型是啥？”许元丰立即说：“来用我的，我是‘O’型，长风他是‘B’型，在一次为伤员献血前我俩都化验过，才得知的。”汉婉没奈何，拿着针管抽了元丰半管子血问：“够不？”伍先生忙说：“够了，够了。”其实他原本是取意而已。

给谢玉把和好的药敷在伤口上，汉婉取出了绷带不紧不松地包扎好。伍先生大为惊奇，这手法比自己徒弟林麦冬强多了。

伍先生拿出了自配的丸药，叮嘱：“每日服一丸，一月就会耍刀抡棍了，嘿嘿嘿……”

虽是知己朋友，许治长仍拿出了重金酬谢先生。伍先生在推却不过的情况下收了。

一个月后谢玉臂伤彻底痊愈，活蹦乱跳地出入许家，村里人认为是许治长收养的小女，小门穷户人家都叫她“二小姐”。

川子沟朝上走六七里地的山坡上有片人们少去的森林，传说有虎狼鬼怪出没，这倒是个练武的绝好地方。谢玉告知老爷子说：“老伯也！师父教的几套拳脚剑法近来也生了，我想去村外的后沟温习温习，行么？”老爷子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不过甬走得太远，回来也不能回来得太迟了。”从此谢玉早出晚归，以《秘籍》中文图为师范苦练武功，过着半凡半仙的日子。

不知是汉婉克星大，还是其他原因。在她和许元丰成婚不到一年，许治长突然无疾而终。

刚过半月老太太也睡倒了，汉婉奉汤药不几天老太太也寿终内寝了。

两宗丧事，许元丰只能踢地、祟粮来应付，日子更加走下坡路了。庄稼还是由许元丰、哑巴、长风加上个伙计群老五务劳着。周汉婉和二姐娃在家锅上案前手脚不停，眼看下坡日

子将又要上去咧。

谢玉仍然是个不晓事的娃娃，魂儿又被那《秘籍》中的文图攫去，整天早出晚归地练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个层次，练成了踏雪无痕、穿树无影，涉水履干的轻功和提举千钧、破石断坚的硬功，还以《秘籍》文图为师范学会了正骨配药，成了全能武人。

时光不待人，几年之后俗家打扮的谢玉已出脱成了个大姑娘，光一条拖在身后黑乌梢辫子打到尻蛋子底下就十分惹眼。登门说亲者也不少。汉婉见长风在谢玉跟前表现得异乎寻常地活跃和勤快，又摸不透谢玉的心思，对说亲者当然不敢贸然答应，群老五常顾前不顾后地嚷嚷谢玉吃闲饭，谢玉听了后心里很不好受。

此后，她不再把练功当正事去务。更多的时间帮着汉婉、二姐娃干这做那，田里送饭送水，操持井臼比谁都麻利。

一天，谢玉红着脸来到汉婉和元丰屋里，嗫嗫嚅嚅地说：“这一向我想来思去，再也没处去了，还俗也好。我想给大姐当个丫鬟奴婢……”汉婉笑了：“咱们是姐妹，谁给谁当丫鬟奴婢？快甭说瓜话咧！”谢玉脸更红了，吞吞吐吐地说：“给大姐当丫鬟就是给大哥当小……”许元丰一下子躁了：“胡说！先人没做丧德的事，叫我做！你咋想的？啊！”谢玉吓得低头打战，无地自容。

汉婉温和地说：“现在不兴大妇小妾那套了，连委员长也坚持一夫一妻，瓜妹子！”元丰也缓和地说：“甭怪大哥发躁，你说的话太出圈子咧。你永远是我的小妹，我会安顿好你的，旁人家姑娘咋着你咋着。将来踏摸个好象，风风光光地叫你出嫁。”谢玉站着一句话不说，屋子里良久地沉默。

“大姐，怪妹子糊涂！太糊涂。你跟大哥歇着，我去面壁自罚！”谢玉拧身出来回到自己小房内，真个采取道家那套法度面壁自罚了。

这年元丰多打了二三十石麦子，他全祟了，又卖了一头骡子，把这现钱留着要有大用场。

在汉婉和元丰的极力撮合下，谢玉答应和李长风成婚。元丰便在村西皂角树跟前，自家的废竹园里盖了三间庵间房，院墙也修补齐整，还修了座门楼，整成了村里一般日子人家的农家小院。

民国三十八年，岁次己丑春，旧历三月初九，丙寅日为李长风把谢玉娶进了屋。除过置办了一应家具嫁妆外，还给他们在川子沟口平处刹了五亩地，让他们单独过日子。

刚办完这桩喜事，又逢见一件先喜后悲的事。哑巴的妻子二姐娃千盼万盼怀了身孕，即将要生了，汉婉把喜庆的曲酒都做好了，可生产不顺，大人小娃都没保住。这一桩桃子把许元丰跟哑巴几乎打趴下了，但还得硬撑着踢地卖骡马、大车给二娃姐体体面面地办了丧事。悲事过去，喜事又来，跟二娃姐一前一后有了身孕的汉婉在二娃姐刚过三七却顺顺当当地生了个七斤半的白娃子。这前前后后，人的担惊受怕、忙乱，谢玉日夜不解带地伺候、陪伴。要记述的笔墨太多，读者是不耐烦读下去的，只有从略了。

第一章

许治长这个人似乎不是死了，而是成神飞升了。何以见得？他在离世的前两天竟然把元丰叫到跟前，对他认真地说：“汉婉将来要是生个儿子就取名‘敬修’吧，他这辈人都从‘敬’字取名，‘修’希望他修德、修学、修志。也有些跟咱缘分很深的谢玉修炼之意。”元丰又问：“这个二姐娃要是生了儿子呢？”许治长摇了摇头说：“这个我就力不从心了。”元丰觉得老

人说得可笑，太偏心眼了，便随口说：“啥叫‘力不从心’？”许治长只是摇头说：“你去干你的啥去，我也乏了，要静静地歇歇。”后来，元丰十分吃惊，老人家已经把往后的事向他暗示过了。

许敬修的出世给两家人带来了忙碌，也带来了更多欢乐。谢玉整天抱着不下怀，李长风要想抱抱孩子还得求谢玉让让手。哑巴也要争着抱抱孩子，反而汉婉、元丰只能靠后。

许元丰张罗着给哑巴续弦，中国已经改天换日了。全国解放后，到处宣传婚姻法，开了窍的大姑娘、小寡妇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丧妻的哑巴。元丰跟汉婉依然张罗不停。哑巴却坚决表示不愿再娶。他翘着双手拇指比划：他跟二姐娃从小耍大，是川子沟最早自由恋爱的一对儿，又双手把汉婉朝门外推表示其他女人自己谁也不要。这类人娶来了谁也没办法，元丰汉婉只得暂时作罢。

土改定成分时，因为这几年许元丰丧事、喜事，事连事，地也踢得差不多了，牲口大车也卖了，只剩下一匹骡子、一头牛，伙计也早退了。还是有人咬他解放前转移了财产，该定个高成分，咬得最厉害的人就是许治积的儿子许元华。但多数人认为他踢地卖牲口都是事情不可开交才这么办，不是故意转移财产，当时被称为‘老革命’的农会主任许治勇，贫农代表李长风，土改积极分子许元贞几个组织了一帮子贫下中农先给许元华扣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他才安宁了，再不敢言传了。

“肃反”时，许元华较近的一房堂弟许元光解放前也把家业踢蹬了，也落了个好成分，又当了个乡文书，他竟然告发许元丰是杀害解放军的国民党军官，汉婉是张耀明手下的红人。他俩被带到了乡政府，把娃撇给了谢玉管着。长风急着到处找人证，证明元丰和汉婉的清白。

随军南下的方怡庵正在瓮城县武装部给时任部长的准丈夫（当时尚未结婚）帮忙审理材料，当看到“周汉婉”三个字大吃一惊，立即向部长说明她就是在瓦头岗解救咱俩的人。他一听便说：“走！咱们去二十里铺乡看看，迟去一会儿人就会多受一会儿委屈。”便直奔二十里铺乡。

“哪个混蛋给我把好人抓了！快把周汉婉给我请出来！”乡长立即亲自去把汉婉请到部长和方怡庵面前，吓得文书许元光躲了起来。

在方、周正话姊妹阔别之时，许元丰也被请来。他看这两人面有些面熟但不认识，只等着问话，便站好军人姿势。部长客气地说：“你坐下说说情况，相信我们共产党不会冤枉任何人的。”许元丰没立即坐下就说：“有人诬陷我回来时杀了长安县的共产党员白宗义。当时朋友给我介绍他的为人，我拿朋友的手帖拜访过他，在他家歇脚吃饭，他又送我盘缠，我没收，现在咋成了我杀害了他呢？”部长立即拉着他手说：“胡说八道，我路过长安时还见过他，是个好同志，他不但没被谁杀害，活得比牛都结实……”

正当此时，一个人闯进屋子，扑通跪下，原来是李长风，他声泪俱下地大叫：“冤枉！冤枉！”

部长一惊，大声喝问：“什么事？好好说，新政府不兴这一套！”“秦营长冤枉，我用人头保证，他没杀过一个共产党。杀人，杀的是日本鬼子！”部长说：“你也太性急了，秦营长不是好好地坐在这儿吗？共产党是讲理的，是文明的，就是对反革命也要区别对待，该批评教育的，该判刑的，该镇压的都会公正处理。更何况秦营长不是敌人，是朋友，我曾被派到三十八军工作过，‘秦山’这个人我听说过，对不起，怪我工作太粗了。”仅在此时，部长还不忘树立共产党的形象，宣传党的政策说：“我们共产党人错了就改，向群众检讨，向朋友致歉是我们一贯作风……”许元丰听了很受感动。他一把抓住部长的手说：“在中条，我一贯是对共产党敬而远之，今天你的说话作为，我算是面对面地了解了咱们共产党。”

“弄几碗面，我跟‘秦营长’在这儿吃个饭后，你寻一挂牛车把他们送回去。”部长对乡长说。“这儿有灶，厨子手艺还行，弄点酒菜？”乡长说。部长说：“不用，坚决不要，敢上酒菜，我就处分你！现在刚刚建立人民政权，都困难着呢！”元丰说：“车就不用了，我们

走回去，路又不远。”部长说：“知道！我是让人知道，共产党绝不是不讲理的党，是给全国人民谋福利的党，对谁都公平，错了就改，绝不霸道。”元丰听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人家主要是为自己宣德宣仁，咱咋好扫人的兴呢？

后来，这个部长和方怡庵结婚了，他们便和川子沟的“敌伪军官”许元丰、周汉婉往来不绝，直到一九五八年全家调到太原为止。

许敬修幼时就聪明灵醒，活泼可爱，谢玉从抱着到引着，都舍不得丢开。闲来比划着教他几招几式，认为男娃娃学上几手，将来总不会吃亏的。可他就是不贪学，大人再搞摸他也不听，一味地按自己的玩法去玩。汉婉教识字他倒是很听话，五六岁就能认识近千个字。谢玉恨着、爱着说：“你呀，你真真不是块跟我学的料，以后叫人欺负，想学也迟了。”

汉婉认为儿子该上学了，正发熬煎送他到那里去上学呢，方怡庵就来看望她，提起了孩子上学的事，又把儿子叫到当面，夸儿子如何聪明灵醒，敬修当下就给方阿姨背了几十首唐诗。方怡庵笑着说：“光会溜口歌不行，字还要认得，字要搬了家也能认得才行。”敬修便说：“考考我，考考。”方怡庵说：“行！”顺手掏出来个自来水笔，又问：“有纸吗？”汉婉说：“有，为教他认字，我在县城买回了些单道林纸，常写些字教他认，咋能没纸呢！”随后从八仙桌大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纸，方怡庵趴在桌上写了好一阵子，拿给了许敬修看。他立即念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主席是毛泽东，朱总司令是解放军的总指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美帝，野心狼……”整个一大篇全念完了，没有一个不认得的，方怡庵高兴得把他搂在怀里说：“好，好娃娃，跟方阿姨上学去。”

方怡庵结婚后，夫妻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不太方便，就调到城关小学工作。这城关小学是利用原城东南角伪县政府保安团的营房改造而成的新学校。地方宽展，房舍较多。组织上同意方怡庵把家就安在这儿，离县武装部较近，丈夫上下班也方便些。方婚后几年没有孩子，两个人的生活就显得孤清了，他们很乐意把汉婉的儿子放在身边上学。

汉婉在犹犹豫豫中同意了方的提议，又言明儿子的生活费由自己出，方怡庵说：“甭提生活费的事了，咱姊妹俩说这话叫人恶心。”汉婉说：“如果你不要生活费，秦营长断乎不同意的，我也不敢把孩子送到你跟前。”方怡庵笑了，又说：“你拿这话钱住了我，生活费不生活费以后再说，这个暑假一完我就来接孩子，或者我这回走时就把娃领上都行，你要不放心，每两星期来检查一次我的工作，咯咯咯……”汉婉也红着脸咯咯咯笑着说：“我忘了，现在解放了，一个国军营长已经一屁不值了！”方怡庵说：“看你说的，谁跟谁呢，咱只说姊妹，不管别的。”

方怡庵在这件事上，事事都依着汉婉，她生怕把这事搅黄了。

暑假结束，方怡庵就领许敬修到城关小学上学了。给他在小套间支了小床，放了桌凳。他离开了父母简直就像个懂事的大人，一切听方阿姨的安排。对那位叔叔既又怕又很尊敬，没过多久就熟悉了，认为这个叔叔比父亲还要随和可亲，便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学了。

许敬修被送进城关小学读书。人小个子矮，坐在前头第一排。他左边坐着一个小女孩，右边也坐着一个小女孩。上了半学期课，他从不多说一句话，要不是课堂上他回答老师的提问，同学们还以为他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左右两边的女孩上课时常隔他互相小声说话，往往引起老师的误会，把他叫起来罚站，他很讨厌她俩，但不抗议，也不向老师揭发，甘心而不情愿地被罚。她俩都知道他的名字，他也知道右边的女孩叫夏如锦，左边那个圆盘脸、大眼窝、黑眉毛、碎嘴白牙的女孩叫吕春。这俩女孩都爱说爱笑，尤其是老师不在的自习课，她俩就像他不存在一样大声说笑争吵。当他露出不满的表情后，她俩就立即住声。对他这个败兴的同学她俩好像都有点怕。

第一学期都快完了，这俩顽皮的女孩开始慢慢地一句半句地问他一些话。像老虎狎试黔

驴一样，发现他并不可怕，和正常人一样会说会笑，有啥问题也可以讨论。

许敬修因为学前就认识许多字，能看懂，也爱看一些连环画的图书。夏如锦见了很感兴趣，就要借看。许敬修也不伤她的脸面。她看了后竟然有许多字不认识，在家里也问哥哥，或让哥哥来讲读。其中大概故事也知道了，兴趣更浓了，就缠着大人给她买了几本连环画。拿到学校和许敬修交换着看。她发现许敬修看得很快就问：“上边的字全都会念吗？”“会呀！不会还看啥？”“那我问你这个是个啥字？”便指着连环画上一个字。“啥甲？”“铠甲。”接着又说：“古代兵将穿的衣服，能保护自己，刀枪刺不透。”夏如锦一下子觉得自己旁边坐的这个男生太了不起了，跟老师认得的字一样多。她把自己的惊奇发现告诉了吕春。吕春在夏如锦的感染下也喜欢上连环画这种读物。同样哭脸儿笑脸儿闹着要父母给她也买连环画。当然父母最不想看见孩子哭了，就满足了她的要求。他们三人的书相互借着读，他们的书集起来一个书包都装不下。

由于夏如锦和吕春经常要问许敬修连环画上的字，要他讲解意思，就不自觉地巴结开他了。带什么零食也给他吃，方阿姨给他买的好吃的他也让她俩吃，有共同兴趣，一学期下来就熟悉得多了，第二学期变成了好朋友。

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有一个男娃，老流着两筒稠鼻涕，人高马大，名叫曹高尿，是全班的娃狼。见哪个同学带啥好吃的，他就要吃，谁也不敢不给。夏如锦和吕春的零食常被一抢而空，急得干叫唤。告给老师，老师罚他站，他就站，过后依然如此。同学们知道老师对他也没办法，只好求他别抢光，好歹留些，他也乐意这样抽头的做法。

一天，吕春一到学校就大哭说：“妈给我带的油酥糖饼子，很香，拿来给你俩尝一点，半路上叫那个流鼻涕的抢光了。”夏如锦问：“他咋知道你有酥油糖饼子？”吕春说：“太香了，我忍不住拿出来用舌头舔了一下，我舍不得吃，想拿来咱仨……哇哇……呜呜……”夏如锦说：“今后拿啥好吃的千万别让那个流鼻涕看见，我就是带着吃的，想咬个牙花花，先看看周围，有没有流鼻涕在……”许敬修说：“啥？刘备！是曹贼，非得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出马不可。”吕春哭着说：“到啥地方寻刘关张呢？”夏如锦说：“我看咱三个也来个刘关张三结义……”许敬修说：“下午放学后，你俩先别早回家，在学校后排，方阿姨，不！方老师家门前就有一棵桃树，我领你俩，咱去结义。”

下午放学后，许敬修领着夏如锦、吕春来到自己临时寄住的方怡庵家门前。他俩看见那里果然有一株桃树。许敬修见方阿姨不在，他就知道每次放学方阿姨总是回来得迟，这点他已经掌握了，也习惯了。

方怡庵平时从来不锁门，是为了许敬修回来进出方便，也是刚解放那阵子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使然。这对许敬修他们搞所谓的“桃园结义”的游戏大为方便。

许敬修进屋拿了三个小碗儿，给每个里面倒了点凉水，在桃树下刨了一堆细土，插了三根树枝棍，权代是香。然后三个人一起跪地，举小碗过头。按吕春的主意，尊许敬修为刘备，她自己占关羽的位子，夏如锦充当张飞。他们同时说：“刘备许敬修，关羽吕春，张飞夏如锦，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共同打败曹操。”说毕，同时把那小碗里的凉水一饮而尽。

第二天，在许敬修的安排下，一场挑衅性的战争开始了。

刚下第一节课，同学们都在教室外边玩耍。夏如锦拿着一块糖糕，津津有味地故意站在曹高尿面前吃着，曹高尿一看见就喊：“还不快给我拿来，想挨……”“打”字还没出来，许敬修、吕春同时扑上去，抱住他的腿猛地一拉，他跌了个狗吃屎，想爬起来，夏如锦早撇掉了手中的糖糕，也扑了上来，三个人同时骑在他身上挥拳乱打。他被打得哇哇直哭。许敬修边打边喊：“叫你曹贼知道知道刘关张的厉害。”

上课的铃响了，老师来了他们三个还不放手，老师把他们三个拉了起来，许敬修还大声警告着：“往后敢动我仨中的一个，我仨就跟你拼命！”曹高尿才威风扫地地从地上爬了起来。